

笑，幸福來了 緬想與憧憬

〈楔子〉

「早啊！鈴鈴！」生機盎然的校園中，瀰漫著初夏的氣息，黃花綠樹交相輝映，正當出神凝望，身後驀地傳來熟悉的呼喚，肩膀同時被拍了一下，回過頭，一抹俏皮的笑意映入眼簾，是最要好的幾位同學，讀著唇，看著他們燦爛的笑靨，如一隻隻翩翩飛舞的蝴蝶，日日伴我穿越學習的殿堂，尋找最美麗的梦想。而此刻，蝴蝶牽引我波動的思緒，回到十九年前……

〈美麗的錯誤〉

那年，一九九八年，我在爸媽的殷殷期盼中出生了，宏亮而健康的哭聲，聽不出有何異樣，爸媽在親友的祝賀聲中，逗弄著我，臉上綻放的笑意，欣慰而愉快。

然而，十個月後，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，打亂了恬靜的美好，在爸媽的心湖掀起滔天巨浪。當時，小嬰兒的我，時時不安分的動來動去，看似聰明活潑，但，美中不足的是：對周遭聲響毫無反應，且連一聲最基本的「啊」都講不出來。媽媽警覺不對勁，趕緊帶我去醫院檢查，得到一個殘酷的事實：我是不明原因的先天重度聽障，雙耳皆達一百分貝。爸媽的心，仿若一塊純淨的琉璃，被醫生殘酷的一句話硬生生打碎，也讓整個家庭，因為我的耳朵，不再像從前那般完美。

〈全新的開始〉

經歷了難熬的過渡期，收拾起悲傷，生活還是要往前走，一歲半時，我擁有了人生中第一副「助聽器」，兩隻米色的小精靈，靜靜伏在耳上，搭起我人生的橋梁，從此和有聲世界接軌，雖然無法獲得像正常人般清晰的語音，但畢竟是真真實實的聲音，為我敞開了學習的大門，幼小的我如一塊精力豐沛的海綿，急欲探索大千世界。

六歲前，媽媽日日把我帶在身邊，自言自語般不斷大聲碎碎念，灌輸我生活中每樣事物的名稱，一個語詞往往要講上百遍，方確認我完全瞭解。日積月累下，我學到了不少字彙，卻從不開口說話，親友與早療機構的老師都相當不解，認為我是語障。媽媽雖也擔心，但長期觀察的經驗，使她自信滿滿，笑著告訴所有人：「我的孩子我自己知道，等她想說時自然會開口。」這份耐心與用心，是我幼年的最大支柱，讓我在吸收新知時，沒有太大的壓力，並於兩歲半，含糊吐出了人生中第一個語詞：「為什麼」。

〈璀璨的童年〉

很快的，我進入一所附設啟聰班的國小，這六年是我人生中最燦爛、最意氣風發的時光，校內的特教服務做得非常好，平日在普通班上課，老師會協助班上瞭解我的狀況，並在上課時佩戴 FM 調頻系統，使我方便接收聲音。同學也對我很友愛，下課總是拉著我往外跑，玩各式各樣有趣的遊戲。而啟聰班的老師則在課餘時間幫我輔導課業，並多方面加強我朗讀、演說與作文能力，帶我到處比賽、見識，披荊斬棘，通往開闊視野的康莊大道，豐富了我的心靈。也從多場比賽中，認識來自各地的聽障朋友，成為一輩子珍貴的記憶。普通班與啟聰班兩個大家庭，老師和同學的溫暖守護，其樂融融。而日日展現高度自信、開朗歡笑的我，恣意奔放，渾然不知，生命的暴風雨即將來臨。

〈初嘗失敗的滋味〉

十二歲的我，畫下完美的童年句點，進入一所以升學為主的國中，在這裡，同儕以成績競爭為首任，而我，因從小基礎打得不錯，名列前茅，自然引起了多數同學的眼紅與排斥。一個耳朵有問題的女孩，表現憑什麼比他們還好？常有些調皮搗蛋的人，故意模仿我講話的音調，或有意無意推我、擋我的路，存心使我難堪。雖然老師們願意了解我，也諄諄告誡大家要有同理心，但對於正值青春叛逆，又受升學壓力所苦的全班而言，並無太大效果。當時的我，從國小的天堂直直墮入地獄，猶如耀眼的流星，劃過天際後，稍縱即逝，留下的只有無盡的黑暗。嫉妒與歧視，讓我和同儕格格不入。只能將憤怒、難過的情緒發洩於課本，全力衝刺。

國二時，地理老師曾送我一段話：「我認為妳的耳朵是上天賜給妳的禮物，它讓妳聽不見一切閒言閒語，聽到的都是真理」，成為支撐我的力量，讓自卑、徬徨的我，對聽損這個事實開始不那麼排斥，並試著將它由困難重重的阻力，轉化為前進的動力。

〈更深層的生命幽谷〉

進入稍稍成熟卻又略帶青澀的年紀，換上鮮豔的制服，踏入依山傍水的高中校園，殊不知，滿懷希望的心，迎來的卻是比山水還深沉的社會現實。

由於學校在特教措施上較不完善，讓我得更努力去適應環境。入學時曾希望輔導人員能協助入班宣導，卻被資源中心認為無此必要。開學當天，班導的態度

漠然，只告訴我，自己去和大家自我介紹，自己去讓同學了解何謂「聽障」。但，一個人的力量終究不夠，儘管我盡力說明，仍有不少同學無法理解，認為我戴了助聽器，聽力就恢復正常。有時上課沒聽清楚，想借筆記，卻被嘲諷都沒專心聽；音樂課跟不上歌唱節奏，被指控為害群之馬……生活中充斥著數不清的摩擦與曲解，面對一次次指責、一次次不耐的眼神，我也只能一次次陪笑的道歉、解釋。曾經，向資源老師傾吐遭到的困難，卻換來漫不經心的一句「妳自己要檢討」。從此，我不再向學校請求任何協助，只自我激勵，樂觀是最好的解藥，無論任何挫折，笑一笑就過去了，可以不信任他人，但絕不能遺棄自己。

掙扎的歲月，閱讀成了最好的良伴。在書中的世界，沒有現實世界的黯淡，只有單純品嚐文字的快樂，讓我忘卻聽力帶來的煩憂。龍應台於《在迷宮中仰望星斗》寫道：文學使我們看見現實背面更貼近生存本質的一種現實，在這種現實裡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，還有直覺的對「美」的頓悟……讓我們於黑暗中，被孤獨籠罩，與隱藏最深的自己素面對。在字裡行間，我一頁頁的感受文學，感受美，更享受孤獨的自己。高二那年的國文老師，是我的心靈導師，借我許多散文小說，鼓勵我拓展眼界、充實內涵，並告訴我：「事物皆有兩面，有聲的世界雖然豐富，卻不免聲色犬馬的誘惑，而無聲的世界，例如被白雪覆蓋的大地，一片寂靜，卻美得驚心動魄。很多時候，無聲勝過有聲」、「不管上天賜予妳何種條件或特質，試著在這兩面中，找到祝福和希望，才是最大的意義。」幾句簡單的話語，與不輟的閱讀，伴我度過難熬的高中階段。

〈相信自己，無限的可能〉

十二年求學歷程的大起大落，使我深深感受人情冷暖，一路走來，常因聽不清楚，加上正常人對聽障的缺乏認知，產生不少誤會與隔閡。因此，我能瞭解聽障者在求學上的辛苦，期盼未來能幫助更多和我一樣的聽損孩子們，以傾聽、同理引導他們，讓他們的學習之路走得更順、更有自信。高三那年冬天，升學簡章上，「師大特教系」的唯一名額，如烏雲後的那道曙光，閃耀在眼前，召喚我奔向一心追求的終極目標。

〈擇其所愛，愛其所擇〉

終於，順利通過考驗，彷彿持著嶄新的人生船票，航向一方淨土，從前的大風大浪，如今已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安詳寧靜的港灣。校園內阿伯勒迎風飄揚，成串黃花紛紛灑落，淋得我一身閃亮，仰望蔚藍的天空，我感到輕鬆愉悅。在這兒，沒有嫉妒，也沒有誤解，有的只是一顆顆包容、體諒、關懷的心，國高中失去的溫柔，一瞬間全找了回來。一群陽光般的同學與老師，守護、陪伴著彼此。

這是間特教資源非常豐富的學校，身障生在各方面皆得到積極的協助，無論學習上遭遇什麼困難，資源教室總盡其所能，幫我們將阻礙降到最低，讓我們吸收更多新知、發揮更多潛能，找到自己的一片天。這一年下來，好朋友、好老師，給了我好多好多溫暖，帶我跳脫聽損的藩籬，用真正坦然的態度，接納自己的不完美，並更確信未來的方向，邁開大步前行。國小時開朗的微笑重新回到我臉上，不同於以往的是，現在的笑容，多了一份成熟與圓潤。

走過曲折的十九年，要感謝的貴人太多太多了，謝謝為我的早療付出無數心力的父母，謝謝一路上給我精神支持的老師，或許也該謝謝所有不看好我的人，是他們助我找到人生的目標。儘管學習上我必須耗費多倍的時間與心血，才能在各方面達到與同學相同的水準，但我仍不後悔出生。即使這雙失去的耳朵，讓我曾經害怕、茫然、不知所措。但事過境遷後，驀然回首，卻驚訝的發現，也是它讓我有一顆比正常人更敏銳的心，使我利用其他感官，努力領略整個世界，更教會我珍惜一切所擁有的，懂得如何去擁抱愛、付出愛，做一隻掙脫牢籠的青鳥，盡情遨翔，追尋生命的幸福。

〈尾聲 • 撥雲見日〉

「要上課了，發什麼呆。」又是一陣熟悉的搖晃，回過神，依舊是甜美溫暖的笑意，浮動在眼前。「走吧！」挽起她們的手，隨著彼此笑聲化為翩翩彩蝶，突破黑暗的蛹，盈盈飛向陽光，探索青春多采的人生。求學一路上的風雨，我撐了過來，親身經歷更能體會，期待未來我能「苦聽障學生之所苦，悲弱勢族群之所悲」，發揮所長，幫助更多更多同為聽障的孩子們，活出亮麗的自我。